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三月辛巳朔權御史中丞鄧綰言昨彈奏馬仲甫朝廷令韓縝根治聞縝乃累責汲光分析況朝廷增置主簿本欲振舉頹弊光盡心職事若非理責令分析恐乘此不敢措置非朝廷設官之意仲甫性素寛光

喜檢察吏人有所為輒申中書又密以三班事告綰綰即彈奏仲甫從而罷去朝廷以綰章令縝案之不盡如章也去年十二月癸亥綰奏

壬午權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為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癸未編修中書條例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乞恩澤皆無法制臨時輕重不等今欲見任兩府歲許陳乞差遣一人內宰臣樞密使兼平章事非因事罷者陳乞轉官

一人指射差遣二人餘執政官罷者轉官一人指射差遣一人若有勲勞即取旨待制以上許陳乞差遣一人轉至學士者又一人三路廣桂安撫使及知成都府梓州差遣一人親子孫循一資廣南轉運提點刑獄許奏子孫或期親合入官一人成都梓州夔路差遣一人子孫循一資從之本志同 遣内藏庫副使王中正往秦鳳路縁邊司勾當公事仍令中正同劉宗傑及安撫司官相度古渭寨可與不可建軍具奏

甲申詔環慶經略司如夏國差人來議界至或修納斡堡疆石寨即檢會夏國主所上表章依見今漢蕃住坐耕牧處定界至以前嘗誤牒宥州稱無人拘占上件田土恐夏人固執牒語故也日録王廣淵奏章威地雖見耕牧緣前報夏國不曾耕占此地恐必來爭四月三日又二十一日當參考

上謂王安石曰楚建中言昨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有是否安石曰臣亦疑之然建中稽考沈起簿書數果如是錢糧紬絹共千二百萬貫匹一路半年有奇所費已如是之多何由供億

因為上言西事稍弭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兵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彊餘皆不足議也上曰但當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為用安石曰陛下能駕馭將帥使悉奉朝廷法令則因人利害敺百姓使習武事一二年間便見效不為遲令但要分別利害使趨令者盡得利不趨令者盡受害則人皆趨令矣上又恐義勇未能猝及募兵安石曰今東兵全不可用惟土兵可用陛下誠能駕馭督責將帥奉法令即義勇要如土兵

亦不難要勝東軍即不足言也上曰見蔡挺言義勇已勝東軍但不及土兵爾安石曰要勝土兵亦何難陛下且督責諸路令教義勇至歲終遣使巡按各具所試武藝帳奏即諸路誘勸勤怠精粗可見上曰有何難見安石曰天地雖大以有形數故可度況人事陛下以無方之術遇有形數之事物即何索而不知何欲而不成四月

三日

先是陝西都轉運使謝景温言乞令勾當公事官一員

於延州置廨專管諸城寨夏秋糴納察訪糧草懫癸巳

上批勘會作置轉運司勾當官本為使副廵歷關人點

檢簿書今若分頭各在一處乃與舊無異況緣邊緊要

城寨近已各置主簿足以掌糴買其轉運司勾當官可

令依元降指揮止留本司　命太常少卿同糾察在京

刑獄祝諮直院劾李定陳大順等所言張詵事始定實

與沈邁同聞大順言對樞密院輙諱匿之張琥既坐責

章惇雅善琥欲明琥非妄奏乃教定引邁為證且謂邁

必不敢諱匿邁與定俱赴御史獄皆以誤聽為辭謂大順初無此言及案上定當坐罪報不以實王安石不悅指其案不圓處乞别推吴充曰獄官姑欲從寛耳安石曰令務得實安可從寛上曰本疑造此者欲傾害張誂今既無此姑已可也安石曰若奏報果不以實豈容但已乃下其案法寺法寺亦疏其不圓命沈衡并鞠之衡辭以親嫌故改命諮二月癸丑琥責四月丙寅罰銅　樞密院言蔡州續置忠節第四十二指揮欲於頼州置營上批止令就

頴州寄招仍自今遵守已奏定天下軍兵額無輒改異

吳充言王韶事謂郭逵與之異立遭徙逐上曰逵何嘗因此徙逐令但未究見逵沮壞事實若見事實要當行法王安石言韶罪有無自是一事如逵欺誕侮慢事已非一每奏輒張皇摩正又却令承受奏摩正易制若此類非一方朝廷無事時為將帥彼摩正又何足道每輒引以恐懼朝廷若多虞有如朱泚史思明輩望其恭順承朝廷命令必難自古興王容將帥貪贓或有之若

容其欺誕侮慢即將帥不復可駕御將帥不復可駕御則何由濟事

甲午廣安西路經略司言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詔轉運使康衛為弔贈使

丙申黄巖縣主簿曽肇為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肇布弟也試學官入等上稱其文故有是命　詔賜塞北京第五埽決口導河入二股都大提舉官宋昌言王令圖程昉等錢銀有差九月四日張茂則昌言令圖昉遷官　郭逵奏王

韶初乞經略司磨勘市易錢今又乞別差官磨勘蓋有
欺弊見本司點檢乞止令本司磨勘上曰韶力爭如此
或未必有姦王安石曰有姦無姦非朝廷所能知但差
官磨勘自見情實吳充曰待之無適莫則情實自見上
曰人雖欲庇韶其形迹亦可見緣錢物事當有歸著安
石曰此事固無可庇之理違與秦州官吏非不能自達
於朝廷者兼無人於此事有適莫者上再三疑怪韶有
此安石曰以理料之則韶為衆人所窺伺不宜有此然

人事固不可意料者但根究即見情實文彥博曰恐詔倚賴朝廷假借所以如此安石曰詔須無罪尚降一官朝廷未嘗假借詔至餘事但有一毫所言未嘗不詰問是非何嘗假借充曰若無欺弊因何自乞磨勘又奏乞罷磨勘安石曰此事未可便疑其有姦自乞磨勘者似是無欺弊後為經略司据撫盡追補勾當人恐摇動人情所以乞別差官根究亦未曾乞不磨勘也充曰諺云停因長智合早施行安石曰已便令分析入急遞聞奏

固不容其停留上曰此事有無根究自見雖遲亦無害

二月壬戌

甲子可考

又論夏國事勢樞密院但以為邊面濶彼能聚兵我不能所以無如之何安石曰勝負不在此今以陛下聰明齊聖當一稚子是一勝也朝廷所用人不擇親踈遠近惟材是擇然至謀國事議邊計總領一方尚患乏人今彼所用以謀國者非梁氏叔伯即兄弟豈能皆勝其任之人是二勝也彼雖傾國以十萬衆犯邊而老幼疲僀不能者皆在其間我若有一二萬精卒則

足以勝彼但我将帥今亦非其人率苟且兵雖衆而不訓練朝廷舉動往往不合事機此所以不能勝彼非彼無可勝之理也

丁酉都官員外郎劉孝孫為侍御史光禄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張商英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孝孫陽安人也　詔司農寺開封府界免役剰錢令諸縣依常平法給散収息添賜吏人食錢諸路候行役法倣此仍詳具條約以聞　成都府利州路轉運提點刑

獄鈐轄司言頃因沐川兩寨乞用舊例差押録二名充把截將以三年爲滿共止支錢四十緡酬奬可省衙前酒場兼移税户等錢添助免役從之

富弼屢請老戌戌復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致仕進封韓國公林希野史載弼本末有與史不同處今悉附注此更參考之希云嘉祐八年四月仁宗崩英宗即位六月富弼免喪除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英宗不豫慈壽同聽政明年上疾愈太后還政官官于兩宮頗離間有異言其事祕世莫知也弼屢爲上開陳大義語甚切至勸上尊事太后上深感悟又一日與同列奏事語及兩宫指殿下羣臣慷慨謂上曰千官百辟事陛下者以陛下上繼先帝謹事太后

故也上為之變色任守忠以離間得罪弼即勸上急誅之以謝太后廢居蘄州其後兩宫復懽弼之力居多治平二年八月出判河陽四年正月英宗崩今上即位上在藩邸為慈壽所愛聞弼裨補兩宫事心甚賢之王陶滕甫用事日勸上罷琦而用弼上遣人視弼弼懼復用乃策杖見使者言已病廢不任朝謁又累章乞觧使相以僕射仍判河南是年秋上召入見弼聞琦罷政判相州張方平參政韓絳副樞即引舟復還乞復守河陽明年二月召弼辭以足疾不能朝上召曰渴見儀形想聞嘉論許以肩舁入謁弼留家于洛與其子紹隆入朝上御便殿命弼以繩牀舁至内東門紹隆掖而入命毋拜弼再拜而已賜坐甚久上嘉歎恨見之晚也面賜紹隆緋魚退而求補外章是日上以僕射判汝州既至洛紹隆死求假養疾又求致仕上遣使慰諭之乃赴汝自琦罷公亮當遷上相歲餘不除上聲言復相琦琦自雍還鄴已踰年上意在弼初蔡州尼于者自以能役使鬼神

知人禍福衣冠家多納女為弟子徒黨數百遠近瞻拜晝夜不絕于道有司疑其為姦收治于獄粥在洛居喪嘗遣人往問于于言粥前世姓名乃施工高順并言粥陰事有驗粥以此神之及于敗得粥所與于書自稱弟子稱于為我佛菩薩又言得于藥而疾苦已除粥嘗使僧智緣治紹隆疾許以厚報無何紹隆死智緣慚不告而去乃於京師揚言紹隆疾亟時粥急視之行步如飛本無疾也上聞此二事疑其向詐疾避事耳遣使扶上醫往汝必以旬日治粥疾平復如初明年召為集禧觀使二月除守司空侍中昭文大學士是月除王安石參政粥辭不可勝數聽罷司空侍中而已許肩舁至待漏易馬入朝不押獨班再拜免舞蹈粥辭讓至三月末始入中書初上意銳於改作安石自金陵來所陳皆中上意即欲相之以粥三世舊相有盛名藉為表裏以取重天下粥之為相忠審謹密事有可否必同列者皆以為然乃奏之進用士人審驗再三必合於法士議所附乃

敢行至是陳於上者惟以持重不擾遵守法度為治初
上欲相弼公亮陰使言者間上意吳充嘗曰陛下患琦
用人立黨故欲用弼以其無私邪上曰吾聞弼公直無
私故用之充曰不然弼用私又甚于琦其所厚善者韓
維陳襄他日必先引此二人即臣言可驗上默然公亮
闢之果急勸弼擢用維襄於是充復進曰臣向言如何
上意於是疑弼每奏事上多顧安石語及所禀奏無不
從每至巳午間猶未罷弼不任久立白上退俟於殿廬
中乃決為去計後多在告八月逐劉琦等弼即乞去位
其請不可勝數所在不受奏又自入謁面陳上使中人
押入中書弼懐中出表付中使徑出自除相至罷入中
書者首尾二十七日而已十二月二日上語王珪曰弼
始許相我無何忽求去日遣使召之終不為朕留此意
殊不可曉朕甚恨之卿於制詞道朕此意也是夜除弼
使相判河南府改亳州進昭文大學士明年青苗之法
方行使者四出弼尤不樂亳之諸縣由此不敢散錢管

勾官趙濟過永城民遮濟請錢即馳入對面陳弼廢格
詔命上喜面賜緋魚除本路提刑諫官張琥又疏大臣
不奉法罪不可赦行法宜自大臣始朝廷甚以為然乃
詔發運司差官悉勘亳之諸縣官吏獄既興弼自劾罪
皆在臣必欲威震天下深罪臣可也弼落使相判汝州
通判等皆衝替弼將赴汝奏曰年老昏昧既以不職待
罪朝廷令復使為州必又廢格詔令凡新法文書聽臣
勿復簽書但付通判等行遣已巳朝廷怒乃申弼前請
復令養疾於是彈奏者捃摭醜詆所不可聞上寬仁終
不聽也明年弼乞致仕三月進司空仍復泰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改封韓國公帶使相致仕
自弼始此上恩也時年六十九希所云吴充間弼事當
考弼二年二月拜相三月末始入中書十月罷維五月
以龍直修玉牒六月判銓八月内翰九月開封襄八月
自修注諫院改知雜九月判銓　中書言禮房修換官
候知制誥有闕召試襄固辭

法自令祕書監換防禦使大卿監換團練使祕書少監太常光禄少卿換刺史衛尉以下少卿監換皇城使遥郡刺史前行郎中換莊宅使並帶遥郡刺史前行員外郎換洛苑使中行員外郎換西作坊使後行員外郎換供備庫使已上如正郎帶職即換閤門使仍帶遥郡刺史員外郎帶職即換遥郡刺史太常博士換内藏庫副使國子博士換左藏庫副使已上如帶職換閤門副使太常丞換莊宅副使祕書丞換六宅副使殿中丞著作

郎換文思副使太子中允換禮賓副使贊善大夫太子中舍換供備庫副使祕書郎著作佐郎換內殿丞制大理寺丞換內殿崇班諸寺監丞節察判官並換東頭供奉官大理評事支使掌書記並換西頭供奉官太祝奉禮並換左侍禁正字祕校監簿兩使職官防團判官令録並換右侍禁初等職官知令録並換左班殿直初等職官知令録未及三考換右班殿直判司主簿尉成三考已上換三班奉職未及三考并試銜齋郎各換三班

借職内如帶職各陞一資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右司諫正言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已上各比類官序依帶職人例如籍人材或曾有過犯並臨時取旨特與陞降官資其右職換文資並依此内奉職已下並換堂除主簿尉三班差使殿侍換郊社齋郎從之

己亥詔勲臣之後雖有致仕官依無人食禄推恩先是明堂赦文曽任兩府及節度使之家明有勲德而後嗣無人食禄者其子孫量材録用既而有司以致仕官為

食禄故有是詔

辛丑知京使内侍押班鄧德誠為内侍右班副都知王安石自著德誠事云舊制押班五年即遷副都知德誠押班巳七年又條入内内侍省有定員内侍省無定員中書既遷德誠樞密院進呈入内内侍省條曰此無條合遷又有四員之限安石曰限四月乃入内内侍省條内侍省初無定員也文彦博又言初無用年限轉都知條上曰與德誠轉便可立為條安石謂久例合如此不

須別立條上從之安石以為彥博在樞密院進擬内臣官職多違條妄與及同中書進呈則必妄引條欲沮抑事非一端其情益欲隂激怒近習使歸怨於中書然議者不以安石之言為然也　樞密院奏詳定編敕所言近降朝旨三宫親屬恩澤本服大功以上親與右侍禁奉禮郎小功左班殿直初等職官緦麻右班殿直試祕書丞校書郎異姓依此有服女之夫若子謂所生本服大功以上女與右班殿直小功女奉職緦麻女借職

其內該說不盡者比類推恩令衆官參詳舊條立法之意葢謂內外親屬難以徧舉故條所不該者聽以服屬親踈較量比類推恩文雖不備而意之所包者廣則遵行之際無所疑礙元條文意已備難别生文今若增若子及子謂所生六字既包舉未盡不免又存比類推恩之語不惟無益而又於理有害葢言若子者但比類之中一事耳而又言子謂所生則子有雖非所生而有服者如親姑姊妹夫之前妻之子雖非所生而親母不死

於室或其夫之庶子皆三宫有服之親異姓有服之親雖許奏薦然既非所生之子即有礙子謂所生之文又如親姪女夫之前妻之子若庶子雖非所生而於母黨亦有有服者既非異姓有服之親又非周親女所生女之子若用前所增之文則是不可推恩也如依舊條比類則周親女有服之子豈不重於緦麻女之子大功女之孫豈不重於緦麻女之夫以此較之宜止云比類推恩可刪去若子及子謂所生字仍用舊文臣等竊謂凡

須比類者皆理有所難盡言有所難該至於親疎之殺所推恩則不然既斷之以五服則緣五服而推恩者於人情益宜有止若存比類之科展轉無已三宮舊推恩止及五服女之夫既比類及其子矣則又引朞女之孫當隆於緦麻女之子既及孫矣則凡稱孫者曾元同既及朞女之曾元孫則大功女之孫不應踈於朞女之元孫又反覆皆當比類此豈非展轉無已者歟所以昨定宗室推恩條其所及者宜更博遠亦無比類之文蓋聖

人制禮以義斷恩而皇家后族宜有隆殺且推恩其子
蓋緣后族所自出若非其所生或夫之前妻子則其情
已踈其有服者自從異姓有服條蓋不相礙如欲詳說
則宜云雖非所生而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有服紀
者從異姓推恩則盡之矣所以自來宗室女所生子推
恩與庶子不同若依編敕所定奪則后族隆於皇家恐
非朝廷為法示萬世別嫌防微正名分之意先是上以
宗室或減入官恩例令定后族推恩條勿令過宗室於

是中書立三宮緦麻以上親女夫遇三宮生日及聖節等第與推恩該説不盡比類施行既而太皇太后大功女之子令與官密院以為於中書條所不該得王安石謂吴充曰於條令比類緦麻女夫推恩何以為不該也及吴充再進呈復不與於是中書論奏申明而密院乃更立法云緦麻以上女夫若子子謂所生安石曰若緦麻女子即可言子謂所生以其非所生即其恩不過於夫不可比類夫故也若小功以上女之子雖非所生若

此緦麻女之夫即其恩有過而無不及如周親女之子雖非所生乃有與太皇太后有服紀者豈可不及緦麻女夫反得推恩耶文彦博吴充皆以為展轉推恩無巳恐過於皇親安石曰皇親女至袒免猶與大夫官令兩宫止於緦麻即巳降一等有重於緦麻女夫者乃當推恩則不至展轉無巳上曰若子子謂所生止是比類中一事爾又曰夫雖服重孫雖服輕以緦麻女夫對周親女孫周親女孫未為輕於緦麻女夫也譬如考試舉人

第一等下須勝第四等上也初馮京與中書同奏議申明至是乃附密院而爭以為中書所論非是密院固爭必欲留夫若子子謂所生之文又存比類推恩指揮安石請送編敕所詳定至是詳定如安石所言而密院論奏猶以為不然乞下兩制禮官經筵定議已而中書詳著周親至緦麻令比類服屬與密院詳議皆以為可乃進呈至上前密院又爭言緦麻女所生子乃推恩緦麻男之子反無例推恩非是安石曰緦麻女所以推恩其

子以其女故也女不可以與官故官其子此正與緦麻男女為對若夫得與官所生子反不得官即所生不輕於夫於輕重亦未為允也上曰宗室推恩至何服紀安石曰宗室至袒免女充曰袒免女之子即不推恩矣安石曰宗室至袒免女后族至緦麻女乃是降一等然宗室不拘人數夫並與官后族須因聖節生日方推恩今若宗室袒免女之子並與官即人數無限不可施行而比后族聖節生日推恩事體不類矣上曰從來無節限

但太后所欲與即與之今立法止為不可過宗室已是降一等其比類推恩又須取太后旨方與於事體止宜如此也上又曰縱比類推恩亦止如此充曰降一等若無等可降如何安石曰從來無等可降即不降條例非一也上曰太皇太后皇太后已有定數自與宗室不同不須限服屬如何安石曰欲云别奉太皇太后特旨即不用此條上疑特旨安石曰如向者太后用此恩例與本殿使臣轉官即是特旨言特旨則所該者備矣從之

舊本欲送重詳定上曰兩宫奏薦歲有定數如何以服紀恐太皇太后心有不足王安石等曰請以後如有特旨即不用此條今從朱本朱本雖據日録辭有抑揚然却可見此段曲折也八月十二日丁亥修成條貫

同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著作佐郎魯默為太子中允權發遣本路轉運判官以行青苖助役法有功故特遷之有功特遷轉司馬光日記增入

壬寅屯田員外郎向宗旦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安石言宗旦奏請職事詳審有理可與監司乞先召見上曰若奏請有理便除與不須召見也

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閲失業至於行鋪裨販亦為取利致多窮窘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具條約委三司本司詳定以聞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並至而物來於非時則朋抑其價使極賤而後争出私蓄以収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少民有所必取則往往閉塞蓄藏待

其價昂貴而後售至取數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無所牟利而不願行於塗內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財既偏聚而不洩則國家之用亦嘗患其窘迫矣古人有言曰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則當此之時豈可無術以均之也況今榷貨務自近歲以來錢貨實多餘積而典領之官但拘常制不務以變易平均為事宜假所積錢別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以任其責仍求良賈為之輔使審知市物之貴賤賤則少增價取之

令不至於害商賈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於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餘息以給公上則市物不至於騰踊而開闔斂散之權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國用以足矣於是中書奏古者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欲在京置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

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産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已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

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四月七日檢繼宗文字國是論曰興利之中其罪亦有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大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此也市易免役征利及於瑣屑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為之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誰欺乎

司農寺言開封府考城縣巡檢曹信言教習保甲武藝稍已精熟及信自習武藝欲乞宣喚諸班直軍員日與逐人比試從之

戊申詔判永興軍曾公亮赴闕初慶卒已伏誅而餘黨散逸自陝以西皆警備人情騷然公亮至曰叛者誅矣

胡為張皇如是一以鎮靜待之聽斷精審盜賊屏戢專務裁節冗費公使賜錢外不敢增入長安多豪右喜為飛語以動揺在位且邀姑息有聲言營卒怨公亮減削供給謀結外寇以上元夜起兵為亂至聞京師長安人大恐兵官隂為備請公亮毋出游公亮不為動是夜特率賔佐置酒遊觀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既而馮宗道還自永興上具得其事謂王安石曰大臣肯奉法如公亮極不可得也於是公亮乞還許之　羣牧使

天章閣待制李肅之知永興軍上戒令綏撫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上不悅常平助役擾州縣據

四月二十三日日録令附見於此更須考詳

贊善大夫户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内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本錢其餘合用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是月廢壁州省白石符陽二縣入巴州通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夏四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軍令廵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第給銀楪及令兵房檢詳官置簿考校以多少定殿最取吉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楪一射中者共分之所得既微無以激勸

故命徧賜以鼓舞之且定殿最新紀云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

辛亥光禄寺丞樞密院宣敕庫檢用條例官杜純往秦州推勘王韶公事上召對遣行

壬子詔三司出紬絹百萬付陜西四路經略司變易以備邊用上謂王安石曰欲專用此借助熟戶弓箭手安石曰如此甚善馮京曰熟戶貧多與恐凶年難償安石曰此事在人措置耳今五歲即收息一倍以其息專賑濟凶年即凶年可使熟戶常保其土田不為大姓兼并

又懐服朝廷恩德此極無害而有利上以為然　又詔環慶路勾當公事度支判官張穆之根究陝西去歲糴買糧草比三司元支撥數少錢二百七十二萬餘緡因依及鹽池去年虧價錢五十五萬餘緡令轉運司及制置解鹽司具析以聞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與民惟須厚農而已末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政也　王安石又為上言邊事尋當怗息正宜

討論大計如疆埸尺寸之地不足校計要當有以兼制遐荒乃稱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國地廣民衆無纖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聰明齊聖憂勤恭儉欲調一天下兼制遐荒極不難要討論大計而已上曰誠如此遐荒非難兼制但朝廷事未成次第今欲收功於遐荒即糧不足兵亦不足又無將帥安石曰此皆非方今之患也陛下誠思柴世宗及太祖時邊鄙兵孰多於今糧孰多於今今糧不足但以未急故耳若急須糧多轉

錢帛厚價收糴何患糧不足募兵既多百姓又極衆如何却患兵少自古興王皆起於窮困寡弱之中而能為富彊衆大若待富彊衆大然後可以有為即古無興王矣方今之患非兵糧少亦非無將帥也若陛下能考覈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為欺即陛下無為而不成調一天下兼制遐荒何難之有上大悦三月四日

并此月二十二日西邊事可考

先是中書言准治平四年閏三月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自稷以下者非絶譽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切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

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祏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答曰廟祧之序蓋有典彝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宅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施行中書以二月八日戊子奏詔以四月三日壬子答今并附壬子日朱墨新本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戊辰始載此奏及詔雖穿聯作一處易于檢閱緣其間如趙彥若建議乃特出却難理會故仍用編年以事繫日之法先著此六年正月七

日辛亥舊紀書中書言萬物本乎天至事亡如存之義即云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按中書所言乃五年三月八日戊子不應載六年正月七日辛亥新紀已削去中書所言文亦不備今並參考月日別書之

甲寅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乙卯遼主遣歸州觀察使耶律適衛尉少卿張謁其母遣安遠軍節度使蕭利民太常少卿王經來賀同天節

知鄧州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韓絳知許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墳壟王安石亦為之言故有是命慶州

駐泊都監供奉官馮倜爲閤門祗候以慶州兵亂倜城守有功故也日録三月二十五日云倜諭却欲叛之兵與實録所稱稍不同今從實録都官郎中梁彦明權發遣開封府判官比部員外郎沈希顔都官員外郎劉明遠各陞一任彦明等首議行倉法故也兵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瓘刑部郎中秘閣校理李綖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經並同判太常寺仍給三司判官俸要考給省判俸因依不然當削去

丙辰上批前日議置市易務魏繼宗文字可檢取進入

朱本云別無因依止是取索不須載今依新本復存之繼宗已見三月二十六日

己未權發遣延州趙卨乞差通判范子儀及機宜官魏璋左文通等根括閑田及提舉招置弓箭手從之先是卨管勾本路機宜文字上營田議曰昔趙充國興屯田以破先零唐宰相婁師德嘗為檢校營田使而河西隴右三百六十屯歲收六十餘萬石今陝西雖有膄土而未嘗耕墾朝廷屯戍不可徹而遠方有輸納之勤願以閑田募民耕種以紓西顧之憂詔以其事下經略安撫

使郭逵逵言今懷寧新得地百里已募漢舊戶使為弓箭手實無閑田以募耕者至是禹復乞根括焉御集二十一卷

熙寧五年三月十六日進呈禹奏寢之今乃施行食貨志云禹又言之遂檢括得地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為八指揮詔遷禹官加賜金帛按志所云必自有月日姑附此志又云凡言實邊者營田本趙禹官莊本霍翔翔事在十年二月六日

庚申河北緣邊安撫司言北人漁於界河及奪界河西船并射傷兵級雖已指揮都同巡檢以理婉順止約慮彼國不知邊臣不顧歡好信縱小民漸開邊隙詔同天

節送伴使晁端彦等諭北使以朝廷務敦信誓未嘗先起事端請聞之本朝嚴加約束

癸亥閤門言都司使已下揭貼班簿舊止一冊乞分東西班各作一冊從之

丙寅天章閣待制馬仲甫詳定除放欠負　先是權陝西都轉運使謝景溫言昨賜緣邊諸軍見錢而邠州訓練卒五千人同在一處獨不與於理未均詔緣邊諸路後有似此權添軍馬候合降宣與諸路特支錢日取旨

三班借職管勾經略司文字楊寘為樞密院書令史

初上以樞密諸房案牘煩委胥吏皆父兄保任多不得人因命都承旨李評立法參補流外選人三班使臣初以莫淵陳宗道隸刑房掌法令至是又以寘邊吏習事使隸河西房

詔趙卨於綏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據生地築堡寨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為卨不肯妄作宜從所乞王安石曰今若要與夏人絕即明絕之要與和即須守信誓既

約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據生地非計也兼我所以待敵人不在數里地此數里地不計有無上曰朕亦疑此計未善因令禹具析利害以聞此據三月十九日録禹請築堡寨於界内乃降是詔　安石又曰今陜西一路即戸口可敵一夏國以四夏國之衆當一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亦宜甚易然終不能使夏國畏服以其君臣彊武則其君幼弱其臣不過親暱闒冗之人然而終不能兼制彼者必有以也將帥未肯出智力為陛

下任事雖欲出智力任事亦恐未敢得志上曰有智力人誠少安石曰有智力人豈在多但人人竭心以奉朝廷號令所與議出號令者亦豈在多人但要好惡是非分曉耳　樞密副使蔡挺言近撥併就糧諸軍其間甚有溢額軍員乞下殿前馬步軍諸路總管司依職次撥併一般軍分一州内撥填不足願就隣州安排者聽從之　王韶言招納洮河武勝軍一帶蕃部鄂特凌等千餘人乞補都虞候指揮使等職名仍第給俸從之　詔

著作佐郎新陜西轉運勾當公事陳大順罰銅六斤衝替坐被鞫報上不實遇降故也祝諮再劾大順等具得其語言曲折李定亦坐報上不實罰銅五斤放罷王安石力為定辨數謂定初對樞密院時固云證佐具在而樞密誣之定不當坐乃詔免定罰又詔御史臺前勘官姚原古治獄鹵莽雖去官下淮南轉運司劾罪以聞原古又見十月癸未

丁卯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同知審官西院張琥復知諫

院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制勘院言琥以諫官論事無罪可劾故也二月癸丑罷職　詔以諸班直轉員樞密院承旨以下賜錢有差檢用官不與以士人不可同胥吏故也

詔趙卨候分畫地界畢繳納先許便宜行事指揮初陜西河東帥臣惟郭逵趙卨嘗請以便宜行事既而上以諸路邊事經畧使自當隨宜措置又疆事漸寧故罷之　秘書丞秘閣校理章惇押伴西人不赴驛宿特罰銅八斤故罷此據密記

庚午鑄諸路走馬承受銅朱記給之仍收所授奉使印故事諸路走馬承受書銜皆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而任職者惡有所隸屬故於銜位中除去都總管司字冀擅其權至是始釐正之仍鑄為銅朱記　西京左藏庫副使知利州周永懿貪暴不法轉運副使鮮于侁得其贓狀即遣吏就御史張商英言永懿在任時轉運使李瑜提點刑獄周約交章薦舉永懿倚瑜約之助故鬻獄納賄無所忌憚不可不治詔候永懿案到取

旨後永懿編管衡州瑜約及同提點刑獄羅居中皆坐奪一官瑜約居中奪官㑹要在閏七月三日今附見于此瑜四年十月九日緣役法已當罷官即復如故

辛未都大提舉修塞北京第五埽決河入内副都知張茂則等言已塞第五埽全河入新開二股河詔賜茂則已下御筵於大名府仍命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宋敏求就決河致祭新舊紀並書辛未塞北京決河 王安石白上曰程昉舉官最不敢妄舉如霍舜舉王鑒此兩人皆了事其他

所舉亦皆是了事人昉若不如此即壞所幹河事然讒者以為昉所舉有私昉了河事内則執政大臣外則方鎮大臣表裏攻毀非一端以為人食生米又以為無地可安置物料黨助内外大臣之人又交口謗毀伺其過失轉運司即不肯應副買梢草又以為無地安置物料都水監李立之又多端沮其所須物料差兵士前後申請至於六七僅能差得䙺衆人窺伺陷害如此如昉有罪豈為衆人所容讒者乃謂昉倚賴臣聽信故横陛下

以為人所以攻昉者何也乃多以臣故今臣有罪固不能自蔽况如昉者乎陛下每事欲平施臣觀近日差遣極有用干請舉非其人者臣每所切歎然誰為陛下言其情者作為姦私之人即陛下初未嘗知忠力寡助之人反為人百端攻沮陛下但見忠力之人為人所譖毀即欲案其罪如此誰肯為忠力者臣竊謂苟為忠力雖有罪當見寛恕况又無罪陛下恐須深察上以為然且曰近日革面者亦已多安石曰陛下能以道揆事則豈

患人不革面若陛下未能以道揆事即未草面之人日夕窺伺聖心乘隙鑄為姦私臣不能保其不亂政也陛下於刑名度數簿書叢脞之事可謂悉矣然人主所務在於明道術以應人情無方之變刑名度數簿書之間不足以了此上曰任人固宜責成他日安石又為上言昉前在府界提轄淤田救護孔固灣斗門實有勞下至濠寨後皆蒙恩賜惟昉略無賜予陛下方更問第五埽河決何故不收坐昉此事中書所知不須更下河北緣

小人方以為中書庇護昉故更下河北勘會朝廷施行政事如此但恐人未肯趍赴功實上笑曰程昉誠得氣力然作事過當宜少沮抑近李若愚病却奏舉内臣陳舜臣替李若愚管勾塘泊安石曰如此事誠為僭越非是蔽欺陛下聰明於國事有何所害至於挾姦為邪内外交結蔽欺陛下聰明陛下不寤者乃當深懲漢元帝唐文宗所以危社稷宗廟端在此輩也陛下不能懲此輩專欲沮昉未為得計如昉有罪自不為衆所容陛下

亦不須深察上曰昉為韓琦所惡人惡昉亦多政自作過不得　詔河北河東陜西縁邊諸路各增置鈐轄印二路分都監印二初縁邊兵官皆有印自康定以來增置偏裨倍多皆因用寄納雜印而姦偽無以檢察至是始釐正之　知慶州王廣淵言乞移朗斡章威等於近裏漢界熟戸部内買地住坐耕種應遷徙者作三等給修造價錢仍委經略司計口貸糧常加存附從之廣淵又言朗斡章威地雖見今耕牧縁前牒報夏國不曾耕

牧將來必爭王安石曰夏國奏狀云依見耕牧為界即理不合爭上以為必爭安石曰彼國主幼用事者防將來歸責必且爭執至於甚不得已衆皆欲割棄然後敢許我所以紓將來之責若敢旅拒即恐無之朝廷當知此意即不須汲汲應之既而廣淵又言朗斡章威官已買與地初不曾侵耕西界惟是宣撫司指揮後有七十餘戶侵耕生地百餘頃乞令鮮于師中相度文彥博曰廣淵作帥豈可却推師中相度安石曰廣淵但恐朝廷

不信故欲朝廷質師中亦不為避事又謂吳充曰朝廷亦不須計惜此尺寸地充曰只恐違却元降指揮安石曰若指揮外求索則難若指揮内自有所裁損何為不可文彦博馮京及充問蔡挺挺言地已盡耕向時所買地皆不可種有名而已上曰何如彦博曰必已盡耕西人地不止百餘頃上曰蔡挺必知仔細挺曰臣去慶州後方招到朗幹等閑官所買地不堪耕後來盡耕却舊人地安石曰挺亦止傳聞此事可案驗令鮮于師中案

驗盡耕與不盡耕及所耕頃畒皆可見詰實上曰若專
要退地即如何措置章威等安石曰向來只用二千貫
買地一頃才十貫餘宜其不好今若以章威等歸附務
在優撫即捐數萬貫買地給與必不至失所僉以為無
地可買上曰又恐責却地熟户無以安存安石曰熟户
亦須自有買賣田地者官以善價買其地責地者不患
失所亦不患無地可買上曰只恐羌人性貪示以弱即
轉無厭安石曰羌人誠不可狃然亦計度事勢若強弱

適相當即狃之更來侵陵無已若彼方困弱困弱而示彊即我稍假借以利更易為柔服且邊鄙事須計大勢即此尺寸地未有所計彼豈以尺寸地便絕和好雖固爭不與彼亦不過聲言點集為廹脅之計終未敢便深入也然此小利恐不須爭挺曰若相度買地須候商量界至事定未定間若彼知買地即難商量上曰相度地事須令經畧司密之安石曰此事不須密若彼知我買地必更緩以待我我若有地可買自可退地與彼我若

無地可買必要彼地則彼亦知我取之非得已正恐他路亦有侵地因此更難商量挺以為諸路地與此不同此地為有數山寨界至分明故必爭安石曰陛下初議界至亦料此處難商量即知他處與此處不同上曰廣淵作帥須專委廣淵計置此事安石曰按驗地即不須鮮于師中上乃從安石言令廣淵相度以聞於是退地與夏國改徙章威等廣淵言慶卒尚反側未可用不宜有疆事故也此事用日録三月四日四月三日二十六日編修附見移章威等後更須考詳删取

其要仍與三月四日納幹堡礓石寨相參廣淵於四月四日奏章威地事即與實録所書納幹堡礓石寨相接或納幹礓石即是章威地也六年七月章威等投西界當參考鮮于師中去年十二月四日遣立封溝

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臣致仕例得一子恩乞依例降資分授子二人詔止與一人右班殿直舊例奏薦恩許降資分授上以為此朝廷特恩外授非古且長僥倖故罷之

壬申詔班行換選人並依奏補出官人試法選人換班行須年四十以下親書家狀馬射六斗步射八斗弩張

二石五斗各十箭中兩箭已上除流外進納人及曽犯
贓罪并私罪重不許换外餘並聽之
甲戌遣入内東頭供奉官李憲往河北縁邊安撫司勾
當公事　先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晁端彦言雜供庫
歲約支九千餘貫已裁減三分之一乞下左藏庫借錢
為本依古公廨錢及今檢校庫召人借貸出息却俟償
剩撥還詔左藏庫支本錢七萬貫差同勾當司録司檢
校庫吴安持與本府户曹孫迪專一置局管勾息錢支

給是日上批問中書昨支左藏庫錢七萬貫與開封府召人情願借貸依常平出息充捕賊賞錢訪聞本府違法並不召人情願請領却將逐色行人等第配率王安石白上此臣女壻所領必無此事自可令馮京取索文字推究事極分明未嘗配率也此據會要及御集并日錄上批乃二十五日也

乙亥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章惇刪修都亭西驛條制夏人久不朝故西驛條制重複雜亂承用者無所適從至是復修貢故有是命　知雄州張利

一言北界有七八千騎過拒馬河南兩地共輸北塹等村地分續令歸信容城知縣縣尉領兵至彼其人馬即過河北及河北驛内復有人馬約一千餘詔安撫司體量因依以聞容城歸信縣人户雖兩屬而北界前此未嘗遣兵廵邏故也　上與王安石言患將帥不一安石曰陛下用心一則朝廷一朝廷一乃能一將帥上曰西事定後當如何經畧安石曰不過什伍百姓訓練兵甲儲積財穀然大抵要敺將帥令奉行朝廷政令上又言

將帥多不奉行朝廷意指安石曰陛下能察忠信誕謾不為人蔽欺即不敢不奉行朝廷意指今對面為姦罔無所懲即背面為姦罔復何所忌於有形狀可尋為讒慝無所忌即於無形狀可尋為讒慝何所不至姦罔讒慝不禁如此而欲治道起風俗變無此理陛下非不憂勤非不明察然事之機要處知略尚有所不及此所以大業尚難濟也陛下欲安民當以知人為先知人乃能馭臣則姦慝自當化為忠良左右前後多忠良則陛下

何求不得何欲不成陛下所宜憂者左右前後忠良知略之臣少能開悟陛下聰明者殆未見其人也上曰求智略過人誠難得忠良安石曰欲人臣忠良在陛下聽察分明而已　先是御史張商英言薛向罷王安石白上曰臣於衙前押綱事每事訪聞極感向照管無稍留滯及因商英論奏向齋文字說辨乃知所聞非謬向為三司使所任已重又於此事盡力反見侵辱如此何由得其心陛下見商英宜略戒敕上曰商英意亦無他安

石曰商英雖無他然如何令薛向堪臣以為陛下若見薛向亦宜稍慰藉令知陛下知其盡力無過上以為然

此段據日錄殊未了了當考

丙子詔升朝使臣以戰功得減年磨勘者不俟磨勘即與收使以三班舊院制初有減年者須再經磨勘乃得用故也　入內副都知張茂則等言二股河舊有龍女祠祈禱輙應乞賜廟額詔以河平為額賜神濟夫人

罷樞密院檢用官杜純歸編敕所先是諸房條例即檢

詳官檢用及都承旨李評建議始別置檢用官專主之而每用例則亦取之諸房徒使移報往復益為迂滯故罷之三月十七日純初除樞密院檢用條例官御集五年五月六日又差審官西院主簿胡宗師權檢用官當考詳　相度諸班直諸軍牧地司言乞依勾當官董鉞狀將侵耕牧地分三等出租從之　詔知涇州騏驥使王臨通判國子博士卞章並衝替章仍與遠小處監當節度推官蘇惟演支使崔世賢並勒停司法參軍睦從周追一任官勒停初涇卒謀為亂因告變伏誅而臨等

論緣坐骨肉之法失於刻深故也後河北都轉運使韓縝言臨乘慶卒猖獗之後務在肅遏未為大過況臨剪除狂卒之功未加賞録乞與除落衝替遂以臨為河陽鈐轄　先是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寛仁愛民之至因言宜約束市易務王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天付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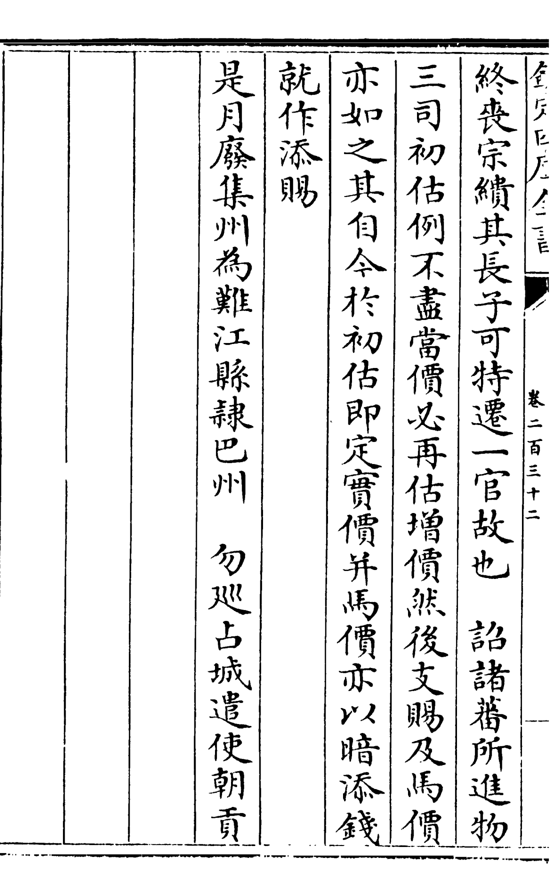
下九州四海固將使陛下抑豪彊伸貧弱使貧富均受其利非當有所畏忌不敢也較固法是有律已來行用今但申明所以為均均無貧蓋孔子之言於聖政有何害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有以窺見陛下於權制豪彊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騰口也上笑曰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安石曰雖有律未嘗行又未嘗委官司振舉須先申明使兼并知所避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舖孫家所為孫乃百姓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天下主亦為孫家所為也上又言新法行故油貴安石曰以理論之必無此當是市人未喻耳安石退取市估及油店户私簿閲視明日亟白上曰油未嘗增價也又言茶籠行人狀稱新法便民牙人有誘人經三司陳訴嘗試官司如何者不可不斥逐茶籠行人乃曉此朝廷豈可不喻此乎陳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神考聖訓以為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

奏曰孝孫之言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也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以窺見陛下於權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戚言事官使之騰口也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錄之內但為抑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詞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紙鋪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止如紙鋪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主嗚呼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詆可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為闕政力主嘉問遂至於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戊寅左龍武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續為登州防禦使

以上批相王允弼遺奏乞推恩諸子以礙條不行今已



終喪宗續其長子可特遷一官故也　詔諸蕃所進物三司初估例不盡當價必再估增價然後支賜及馬價亦如之其自今於初估即定實價并馬價亦以暗添錢就作添賜

是月廢集州為難江縣隸巴州　勿巡占城遣使朝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煕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德殿視朝命供備庫副使陳珪管勾作坊造斬馬刀初上匣刀様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大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之利器也遂命内臣領工置局造數萬分賜

邊臣斬馬刀局蓋始此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幷五月十七日可考召東作坊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欽州石鑑赴闕將議經制南北江也召石鑑據御集經制南北江在此年閏七月其月二十一日以鑑為湖北鈐轄今先見于此又恐初召鑑時非為南北江會劉策死因令鑑代策耳閏七月六日日錄石鑑邕州人知峒丁次第

辛巳詔以古渭寨為通遠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徳中陷於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先是上嘗言古渭可建軍王安石曰蕃人但見貴種則已悅慕附從

若説以中國威靈而懷之以道何憂不集近羌畫來古渭決曲直既盡來則易成臨長之勢臨長勢成則化為内地不難矣上乃遣劉宗傑往與韶及高遵裕議之而降是詔上因論郭逵韓絳議小城寨不可併云我費人彼亦費人併則我省人在我之利害等爾安石曰秦與六國並時秦併小邑為大城而秦終以强蓋如孝公者有謀畧能完其氣勢苟有入吾地者雖小獲利吾能報之以大害故雖無小城寨而敵不敢犯也苟不能如秦有謀畧則不免多置小城寨矣郭逵韓絳議見二月五日於古渭無與也朱史强附見今不取是月二十四日癸卯王中正乃往秦鳳緣邊司更詳之四年十二月四日劉宗傑代呂大忠立秦鳳封溝上批付中書近不往據雄州

緘奏北界涿州來牒理會白溝增修館舍及添駐兵甲事未知因依虛實可令縁邊按撫司勾當公事李舜舉提點刑獄孔嗣宗密切仔細體量詰實事狀速具聞奏仍各實封劄與此據御集舜舉代李憲勾當見御集五年四月一日　樞密院上開封府界諸縣教閲法令有五指揮處日輪一指揮赴都教場都監監押臨視無都教場即就本營日一教事藝疎者日兩教應輪當赴教指揮内守衣甲廵倉之類亦差人抵替予垛方一丈射帖方二尺五寸距所射五

十步弓以九斗八斗七斗為三等弩以二石七斗二石四斗二石一斗為三等槍刀手亦以事藝之高下分三等遇旬休節假請衣糧草日及為雨雪沾濕并許權住教餘分四日初射等第弓弩次射親次打陣次射周而復始提舉官所至縣因教閱日並以酒食犒軍員如春秋大校其弓弩手射親并床子弩砲手並支銀楪在京及京東西教閱准此詔從之其開封府界仍差官提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初教閱今年五月七日議畨上

詔修金明池橋木止用常

材先是發運司調橋木悉取嘉樹幾千計而上以游燕不急之用懼勞遠民故也　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者試策三道論一道或大經議十道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所取以五分為限人數雖多不得過五十人累覆試不中年長者當議量材録用新紀書云宗室非袒免親應舉法舊紀無此

癸未内藏庫副使知儀州郭固同編修經武要畧

詔銮州觀察使向傳範所占陝府等兵級二十八人

可罷歸以剩員八十人代之先是上患近臣戚里多冗占吏卒命提舉司勾當公事錢昌武磨勘減放而傳範輒抗章請留上曰朝廷立法當自近戚始奈何以傳範撓吾法故有是詔　又詔塞決河逃卒許首身與免罪死者人給本家三千京東夫及本路續發急夫適妨農時及京東夫以道遠並免戶下支移折變一年部夫官以功料不及被劾者案上取旨京東部夫官任滿注家便官以上批黃河大役今已休工宜有寬恩及勤事者

故也　又詔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其受賕者以倉法論上曰中書吏俸已厚恐堂後官已不受賕矣王安石曰中書下等吏人亦多是近上吏人子弟恐未免受賕也今欲清諸司即宜自中書始今所添錢除用坊場稅錢外合支三司錢二萬六千緡然坊場錢方增未已亦恐所支不盡三司此數若行此法即自中書至諸司皆不受賕亦足觀示四方聖政之美也前人稱孔子為政亦以賓至不求有司

為善上曰然朱史移此段附三年八月癸未蓋失先後之序今移日録仍見本日上問王安石見秦州衙前分析摩正事否安石曰已見了初秦州遣人往董戩所摩正坐之庭下又緣路多打撲財物過洮河東即一如漢界不敢復打撲阻留此王韶招納之效也上言要招納須用威乃能成就安石曰如摩正極易取但令邊將先陰厚撫結摩正下首領使其心内鄉又善撫初附令彼首領見而慕羡則摩正孤特若取之則取一夫而已何難之有摩正既取則董戩夏國

皆知懼如董戩亦非難取也上曰邊將誰能辨此王韶能否安石曰此事非王韶高遵裕不能辨也八月丁亥可參考

先是河東轉運司言梢草必不辦既而程昉自辦之上令勘張問等與昉轉一官至是再進呈乃下提點刑獄司復案昉所買梢草保明聞奏及問等分析

乙酉賜摩正細衣著百匹翠毛細花錦旋襴一領以其進藥物故也

丙戌供備庫副使知豐州高遵裕遷五資令再任仍特

支賜以河東經畧使劉庠言遵裕修展城壘繕完兵械約束邊吏不敢邀功生事故也　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令提點司於陝西所買馬除良馬外選驍騎以上馬給之歲毋過三千疋先是中書與樞密院同進呈保甲養馬事文彦博曰此事須經羣牧司相度上曰此何與羣牧司事韓維又新到只朝廷相度羣牧司官識見必不能及遠彦博又言三代有邱乘出馬又有國馬國馬不可少王安石曰三代用國馬多以用

車故又有田馬以備田事今既無田事即又無用田馬吳充曰今法欲令馬死即民間賠備元馬恐不便安石曰令法若不願别買馬却但償價錢别召人買充曰亦恐民間少錢安石曰此法已令諸縣曉諭百姓多以為便有千五百户投狀充曰大抵言情願者皆官吏驅廹安石曰若官吏驅廹即是諸縣等第均敷今但有千五百户投狀必非驅廹彦博曰如體量和買草河東和買亦名為和買俱不免驅廹上曰此即是均敷均敷即自

來驅廹若非均斂則非驅廹可知彥博曰緣官吏或冀望升擢差遣故上下相蒙以強抑為情願不可不察也安石曰必無此事近事但有沮壞朝廷法令即為衆人所助朝廷曲示含容至於奉行朝廷法令即自為衆人所窺伺攻沮朝廷有所聞亦未嘗少假貸如兩浙西路但聞遏抑訴災傷百姓催廹常平物初未及究見所聞虛實便專遣使案察李瑜周約議助役事亦未及推問便罷其差遣李瑜罷在四年十月九日周約時為刑憲如此則但有觀望不

敢應副朝廷行法之人無緣敢抑勒百姓以趨赴朝廷所欲興作若抑勒百姓即百姓何緣不經待漏出頭打鼓進狀經待漏出頭即陛下理無不知打鼓進狀即陛下理無不見陛下既知見理無寬貸官吏不知何苦須要抑勒百姓為蒙蔽之事彦博曰李瑜周約尋即牽復安石曰瑜約自為推究得無罪自不當絀責充等又言恐揀却好馬兵士怨望安石亦以為無害上曰此是令保甲養馬又是揀好馬與保甲於兵士有何可怨他日

上批付中書保甲浮浪無家之人不得令習武藝安石曰武藝絶倫又累作凶慝若不與收拾恐生厲階上曰可收拾作龍猛之類安石曰須隨材等第與收拾上終慮浮浪人習學武藝為害以保甲法不如禁軍法嚴密安石曰保甲須漸令嚴密縱使其間有浮浪凶惡人不勝良民之衆即不能為害臣近口奏但未條上欲令保户代巡檢兵級上番日除破飲食外所餘錢糧各令以武藝等第較取又分武藝為三等災傷已上五分即賑

以斛斗自十五石至五石若有武藝高彊慮其為患之人即才五分災傷已受十五石斛斗若較取錢糧之餘一歲又可得五七千冬閲免體量草夫役又可得草數千若更有盜賊追捕即又得賞錢至厚如此即有武藝之人豈肯捨此厚利却欲作過即衆不勝寡不能為患至其無藝之人但當恤其貧困不憂其能為彊梗也若作賊盜即但為保衆取賞之資而已可無慮者上慮歲久錢糧不給安石曰巡檢下六千人每千人歲約三千

貫是一歲費十八萬貫今若罷招此六千人却以保甲代之計所用錢糧費十八萬貫尚剩十萬貫以十萬餘人替六千人又歲剩錢十萬貫何至憂不給也教閱至一二年便令保正募征行者六千人必可得况但要守衛京師而已若歲歲閱教保丁又封樁所剩錢十萬貫則非特畿内守衛日彊兼亦財有餘積宗廟社稷之憂最在於募兵皆天下落魄無賴之人尚可與之守社稷封疆况於良民衣食豐足者衆復何所虞然此事非陛

下躬親庶政上下無壅亦行不得養馬事向時民間以官馬爲有尾禍祟豈敢請官馬今民間爭養馬亦足見朝廷政事粗爲百姓所信知其後無擾害故也易曰觀民也但觀民如此即我所生可知也此月二日又二十二日并七月五日可考

丁亥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奚領交州刺史以學士院試大義論中等故也上出西邊探報云董戩子與東常妹爲婚王安石曰洮河一帶内附董戩不能不憚與東常

結婚理或有之上憂其合安石以為在我而已此不足
慮上又言摩正驕蹇安石以為可令王韶等以計取之
若得摩正即洮河一帶皆當為朝廷致死無所不可緣
羌惟畏大種摩正既禽即威申於諸羌馮京以為摩正
不犯中國何須如此上曰中國遣使人去却坐之堂下
又言語悖慢豈得為不犯京曰漢文帝於匈奴但來則
禦之而已未常與校上曰漢文帝與馮唐言寢食未嘗
忘李牧豈是不欲與匈奴校要安疆埸須威足以制乃

能無事安石曰漢文帝固不如文王是伐是肆是絶是忽故能四方以無拂然後民始附可以有臺沼之樂先王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未嘗不始於憂勤然後終於逸樂今麾正河州刺史也以區區萬人之聚乃敢陵侮如此我以天下之大四夷不敢伐不敢忽非文王之事也且元后作民父母使疆場之民為諸羌所陵豈為得已然此事要以謀不可以力當居百全之地以制諸羌之命而已四日癸未可參考

戊子樞密院檢詳兵房文字朱明之言内殿承制巳下願換文資者乞不須三代及親屬曽任文資之家從之

庚寅詔延州通判范子儀為鄜延路定立界至官替張穆之初穆之被詔與夏人於界首議事穆之擅令保安軍北廵檢張藻招夏人就本軍會議經畧使趙禼以聞文彦博等謂穆之生事邀功違元降指揮上曰只委趙禼自可何用穆之王安石曰臣初但欲委諸路經畧使陛下必欲差官然差亦無傷於委任將帥昨所差官但

令與本路商量耳兼將帥實有欺罔不可信者得朝廷所差官去則奏報不敢為欺上曰如此即無傷穆之乃不肯與本路商量妄作安石曰此自是穆之違元降指揮非指揮失當也故令子儀替穆之（穆之立環慶溝封在去年十二月四日不知何時改鄜延）青唐大首領裕囉格勒為西頭供奉官初議裕囉格勒官賞上欲與內殿崇班厚賜之曰必足以鼓動其餘生羌安石曰此事當令王韶高遵裕斟酌申奏朝廷應副若朝廷直除與內殿崇班即裕囉格勒自以朝廷

奬擢不由縁邊安撫司驕抗不肯聽服却令安撫司更無可驅誘此一不便也又恐其餘首領互相比較合要恩奬一有不得却生怨望二不便也天下之勢如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乃得安利今朝廷自要驅誘裕囉格勒輩即是以身心使指全不由臂事勢非便莫若令王韶輩委之以事隨事大小與官賞則輕重緩急不失事機又必得裕囉格勒輩為實用上悦曰弟恐王韶不敢更乞與裕囉格勒官安石曰陛下因中人諭指可也上曰中人

傳諭事意多不盡安石曰陛下以手勅諭之亦可上曰只卿將書說與安石曰近為詔有公事得詔書都不曾敢報答上曰與書何害上又欲便除裕囉格勒蕃部刺史安石曰恐未須如此但令詔相度最便文彥博曰近者恍遠者來裕囉格勒官賞若過厚則舊蕃部或不樂上曰事勢大小自不同安石曰誠如此邈凌錯吉事力豈裕囉格勒之比上曰邈凌錯吉四百戶裕囉格勒號為十萬衆縱甚少亦必數萬乃從安石議下安撫司而有是命仍寵以

階勳賜姓包名順西羌裕囉格勒既歸朝至閤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其既歸漢乞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此據李復圭記聞恐所聞或非實當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初授殿直

太常丞權監察御史裏行黃好謙權通判潁州以母老自請故也

辛卯詔北界多不循舊規近頗生事慮別蓄姦謀可指揮河北河東厚以錢帛募人深入刺候動靜以聞兩朝誓書冊內載熙寧五年雄州奏職方員外郎王珫與監權瑒侍禁李端彥於白溝界首橋南幕次內與北界差來左衛戴從省坐定依例般第一會絹二千匹去橋中心排垛定有北界永豐庫揀子楊元亨點過大數二軍人數

過小穀從省令元亨解開絹來逐匹看覷并托量丈尺端疋等面與右衛從省理會信好之物久來交割不曾有此體例從省稱為今次宣命指揮從省交割時一匹匹點檢看覷當裏面別無小損破弱即行交割不云生事從省又云設使一色好絹亦須剩住幾日交割圖表仔細云云州司勘會久來交絹體例每二千匹作一會只事逐會點穀來交割不曾差人解折絹一匹匹看驗量托令來若縱令如此揀選量度不惟邀難住滯深恐頓失事體仍慮節次別生事端無有了期云云煎稱自去歲以來凡交割銀絹逐次北界須作邀難再三整理方循舊例今來又有生事若不作理道畧與約勒切慮北人轉生枝節州司看詳若便曲與隨順令一匹匹托量點檢交割不惟有損事體又緣北人方當生事之際切慮愈生侵慢之心深為不便本州已牒王珫等更且伺候三兩日須是以久來體例交割去訖五月十二日奉聖旨令雄州執守理道婉順商量依自來體例交割

不知後來如何交割此詔稱北界多不循舊規蓋指此等也今附注本日

王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韶本傳云韶上所降蕃部版圖得地二千餘里口二十餘萬朱墨并同乃與韶書異當考

然此特衆人以為異效韶所欲為朝廷施為此尚未髣髴料相公亦不止期韶以此恐勾當人各欲保守見功無復奮厲向前之意安石白上韶如此誠善今三十萬衆若能漸以文法調馭非久遂成漢人緣此本皆漢人故也韶言募到勇敢九百餘人耕田百頃酒坊三十餘處蕃部既得為

漢人蕃部賤土貴貨漢人得與蕃部交易即漢得土蕃部得貨兩各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蕃漢為一自然易以調馭因令詔如諸路以錢助役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什伍其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精彊因奮而使之則無所不可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惟我所措置而已上曰摩正須早剪除安石曰豈但摩正董氊夏國皆在我所措置而已諸路自可高拱無事上曰今雖已招納得却用不得安石曰詔本

謀至今一一不遂于素今已見端緒自此以往日見成効不憂用不得但要陛下明察毋令異議擾之而已詔獄事了若召來喻以此旨必能濟集上曰髙遵裕已來便可以此指喻之

壬辰以大理寺丞都水監主簿周良儒為殿中丞先是良儒言汴水每年口地有擬開次擬開擬備開之名凡四五處雖舊河口勢別無變移而壕塞等人亦必廣為計度蓋歲調夫動及四五萬因此騷擾百端民間良田

莊井或標作河道或指為夫寨以致洛孟汝蔡許鄭之民仍年差調力困不勝加之歲用物料不訾積年之弊習以為常止如四年春初開訾家店地役夫兵四萬餘一月計一百二十餘萬工纔及三月尋已淺澱應舜臣請復用舊口役工纔萬餘止計四日而水勢順快由此觀之若河依舊掠南岸止使舊口地為便於是遣良儒相視而良儒又言以今春河口可役夫三千八百五十一人一月計一十萬五十餘工比之四年所役工十減

八九其糧食物料不在數而都水監亦請從良孺所陳故奬及之四年十月末應舜臣請汴口即用舊處　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為集禧觀使　知梓州少府監趙尚寛為司農卿直龍圖閣提舉河東路刑獄光禄少卿髙賦為秘書監直龍圖閣知滄州通判殿中丞張恂提舉京西路常平等事先是王安石為上言髙賦興水利事功甚多賦在唐州縱無此功亦合為提點刑獄向以人言放罷初未沾恩欲再勘會推賞上曰善於是并尚

寛恂等進呈上諭執政曰尚寛等在唐州闢田疏水招輯人户殆無曠土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狀並與加職以勸天下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朝廷興作如實知其利假令彊率以就功緒當亦無害但不可不實耳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帝亦能用人材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户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上諭執政曰人主舉動不當有欲以害政安石曰欲亦不

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覇於
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
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減半也
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
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上曰有政事則豈
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如數罟不入汚池即魚
鱉亦得遂其生長矣安石曰誠然先王所以澤及鳥獸
草木非特政事而已其德義之至乃能至天地協應故

興雨祁祁有渰凄凄者周人盛時之詩及其衰也饑饉札瘥應其政事變雅所刺是也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人不和則天地之和不應自然之理也上曰堯舜時鳳凰來儀固不足怪　詔賜京東路去年今年上供年額糧斛八十七萬緡為在京市易務本錢　糾察在京刑獄祝諮言百姓犯罪御史臺差文臣就本司同録問取伏狀方奏斷蓋欽重刑獄以防出入之弊其殿前馬步軍司軍人犯死罪乃止牒審官西院差大使臣録問緣

大使臣少通法意乞依開封府例牒御史臺差官就逐司録問又言三司檢法官及開封府法曹功曹參軍遇有闕乞於新試中法官人内差填並從之　中書言宗室改官欲自觀察使以上令大宗正司檢舉保明申奏中書以例施行其正任防禦使以下止令本司檢舉依審官東院京朝官磨勘例取旨候印畫訖降付中書給敕告外任宗室依外官例令所屬施行從之　詔妃主臣僚為醫官乞恩毋得至直翰林醫官院以上先是陳

國長公主奏乞太醫丞李永昌遷直翰林醫官院詔與一子醫學仍別立法遂定此制　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往往施行然天資刻薄在閤門及樞密院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効以為忠佞倖大用中外側目又嘗極言助役法以為不可王安石尤惡之極言助役不可此據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日録今附此不別出初紫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惟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

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閤門吏不當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為不遵新制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具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輒妄加他人以非罪上亦言儀制錯亂不可用詔評論列不當與閤門官吏俱放罪已而評訴上前自謂所論列非不當上批付中書令再進呈放罪指揮安石執奏閤門官吏無罪評所論列誠不當賈佑馬仲良差遣不應罷又王昭序與佑仲良俱被劾及罷佑仲良乃遣昭序代兩人者陛下未嘗作好

惡豈可令評作好惡凡作威作福固陛下之任然臣職任輔導陛下以義如此與奪不可謂義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以為耻近在殿陛左右使横被摧廹有内懐不平之人何以為天下主作民父母陛下若自作好惡雖有過當尚令人畏陛下若令他人作好惡即恐威福為人所竊臣豈與評爭校枉直但義當如此上終以評所定儀制於舊儀制固未嘗增損非新儀制不明閤門吏既見相傳坐圖與儀制坐圖差互不同自合申請乃一

面用相傳坐圖貼定評劾之不為不當詔閤門吏特放罪安石又執前奏上曰若新儀制果不明亦非獨評罪安石曰中書但言新儀制不明固未嘗專罪李評所定儀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門官吏此則評之罪也上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始罪評也此段據御集并日錄刪修上批付中書昨為李評論列閤門誤用同天節上壽儀不當特與放罪今召閤評子細評所論列乃無不當可再進呈取旨中書奏已奉旨新定上壽儀制不明閤門官吏並不陳請特放罪又批新定上壽儀制與舊儀元不曾更改即非新定儀制不明所有閤門官吏不合既見相傳坐圖與儀制內坐圖差互不同不中明取旨便一面用相傳坐圖貼

定特與放罪速改正行下又批付樞密院評以改易文字令取誡勵適延和奏事因問得仔細及人吏不曾明言已經樞密院副使更定輒用己意改易數十字然評自謂實有鹵莽之罪察其用心蓋亦無他止緣於職事不敢苟且在理固宜矜假可特與免罪林希載評事尤詳今附注評出知保州時希云評誤排軍員坐必希所聞不審也評出知保州在七月戊辰

癸巳司農寺丞蔡天申請河東經畧安撫司亦置常平倉其條約並如陝西上批麟府豐三州蕃户方之陝西諸路尤為貧乏宜依天申所請於近賜陝西紬絹數内撥合賜涇原鄜延路五萬匹為河東本錢　詔摩正弟

董古以下諸酋領各轉補及賜茶綵有差
甲午上謂王安石等曰蔡確論太學試極草草馮京曰
聞舉人多盜王安石父子文字試官惡其如此故抑之
上曰要一道德若當如此說則安可臆說詩書法言相
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遠能邇詩書皆有是言别作
言語不得臣覩佛書乃與經合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
其合猶符節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語即異道理何緣異
安石曰臣愚以為苟合於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易上

曰誠如此　馮京言西北闕人教授王安石曰教授必可以為人模範者非其人不若令習近人著述文字上曰西北人誠是茫然未有歸著安石曰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以學究為進士於士人不為不悦去無義理就有義理於所習不為不善其舊合放解額並還本路東南士人不能侵奪於士人乃無所損既無所損而令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脱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

矣京曰西北人魯難變安石曰舊科人雖不盡變十須變三四後生即往往盡變凡革舊為新亦須期成效在十年之後也　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言久勞乏近又疾病恐職事有隳敗累陛下知人之明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豈所懐有不盡當為朕盡言之朕何嘗違卿或是為李評否安石曰臣非為此也自二月已來即欲自言若得一二年在外休息陛下不以臣為無用臣亦不敢告勞上曰卿有何病必有所為但為朕盡言

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乂民相與盡其道以乂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如馮京文彦博自習近世大臣事體或以均勞逸為言卿豈宜如此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且休著文字徒使四方聞

之或生覬望疑朕與卿君臣間有隙朕於卿豈他人能間卿有不盡但為朕言安石曰臣荷陛下知遇固當竭死節然誠以疾病衰耗恐不能稱副陛下任使之意極不敢造次及此言但久自計度須至上煩聖聽臣亦見馮京文彦博近皆乞去不得臣極恐陛下未聽臣去不欲為此紛紛然熟計須至如此乞陛下詳察安石退上留之戒以勿入文字如是者再安石曰臣領聖旨未敢入文字俟一二日再乞對上曰勿如此終不許卿去外

人顧望恐害事陳瓘論曰熙寧之初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逐以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當此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詆聖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己師之惠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使則假張戩之言神考常謂常秩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為聖主之師乎況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有崇獎不識去就之人而請聖主師之哉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與呂惠卿常秩俱為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乎具事矯偽臣故擊之於寓言

乙未詔西京左藏庫副使白玉男貽信昨於荒堆遇賊

與其父血戰致西賊敗走然以將官子弟於法不許論賞可令引見取旨後補三班借職賜銀帶袍笏

丙申王安石白上劉希奭向為郭逵遊說言頗涉欺罔陛下記憶否恐如此人不宜尚寄以耳目上曰當時言何事安石曰言裕囉格勒欲來經畧司出頭及助智緣幾誤陛下邊計上曰希奭言某事某事却是實安石曰若每皆不實乃是踈惷豈能蔽陛下聰明惟言實事雜以欺罔使陛下不疑為姦敝陛下聰明此堯舜所憂畏而

難之者也且遠方事陛下既不能親近惟寄耳目於使人為欺罔最不可容上悦　秦鳳路縁邊安撫司言洮河蕃部近知官有借助錢不住出漢請領縁初得朝旨令自三月終住支竊慮以故阻節蕃情詔自今更不限時月支借如經畧司錢不足以市易司錢續支又言通遠軍宜建學亦許之王安石曰种世衡在環州建學令蕃官子弟入學監司疑其事遣官體量世衡以為非欲得蕃官子弟為門人但欲與之親狎又平居無事時家

家如有質子在州上曰世衡事事輒有計謀其建學非苟然也王安石又白上凡欲成大功立大事必須能見衆人所不見乃能成立如韓信用兵趙人笑之諸將陽應曰諾及其已勝諸將尚不知其所以勝也今邊奏至即衆人共議以為可始從之衆人亦安能見衆人所不見此恐雖有韓信亦未肯為朝廷用也上悅安石又曰雖韓信亦不能不敗用將之道苟如其才雖一敗宜寬貸上曰如燕達雖即大敗已赦其罪矣上又曰今誠是

未可用兵之時事事未有可用又言雖夏國用兵亦似勝我安石曰夏國主昏亂微弱然庸人習見慶歷以來元昊時事自有憚彼之心彼亦習見舊事又見我邊將尚畏避之如故亦不深自知其微弱也馮京言夏人舉國來我常以一路當之所以不抗上曰只一路若有好將帥豈不足以當夏國

丁酉戸部判官呂嘉問言畿内酒坊等處連三竈歲省柴四十餘萬斤推之府界陳留一縣省三十二萬斤約

諸州歲省柴錢十六萬緡先獻連二竈法三司軍將王靖變連三竈法虢州民常震並乞加賞詔王靖遷大將減磨勘五年常震不理選限試國子四門助教仍賜曹州酒坊錢三千緡　降左藏庫副使知保徳軍高涣為右清道率湖南監當以河東經畧使劉庠言昨知太原府吕公弼為遣兵條寨於生地本司差涣都大提舉畧牒不至既而涣移府言素不習匹夫驍捷之能兼繳奏檢稱萬一不為在上者節制驅策俾專統三五萬衆蕩

平兗寇臣願盡力初婁城之役渙實憚行而外為大言朝廷素已聞知及是上謂輔臣曰渙違節制呂公弼不能行法朕方責邊臣以事效如渙之選懦詐誕不黜無以勵衆故有是命仍令進奏院遍牒諸路

戊戌提舉京西常平等事陳世修言乞於唐州石橋河南北岸疊石為馬頭造虹橋架過河道於橋梁之下挖透槽橫絶過河引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則二百里之間經冬水利均浹詔知唐州蘇涓覆視如

實即委世修提舉𢼸造後以涓守土難出乃詔廢本州簽書判官置通判一員令視水事仍用前簽書判官龐昉為之從轉運及提舉司請也置通判乃六月十二日今并書

己亥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李繼和卒其子從善乞用例加贈上曰此例尤為僥事昨贈石全彬以先帝隨龍故也繼和無軍功豈可用此例乎

辛丑命崇文院校書王安禮專一編修三路義勇條貫此據御集五月七日丙戌六月七日乙卯七月十三日庚寅十九日丙申閏七月十四日辛酉十五日壬戌

壬寅詔割秦州寧遠等四寨屬通遠軍仍於青唐武勝軍并新招降瑪勒族三處地分各建一堡寨從秦鳳緣邊安撫司請也初呂公弼奏不肯割四寨屬通遠而文彥博亦言文盈關乃險阨處不可外屬王安石進曰欲彈壓羌人使其率服當令通遠氣勢增盛（文盈關當考）上曰欲盛則增兵可也安石曰多割寨則守兵自多若更增兵乃所以為煩費也　大理寺言舊制詳斷官八員欲增二員選新試刑法改官人仍二人連書從之

癸卯詔遣六宅副使王中正往秦鳳路縁邊安撫司勾當公事以謀復武勝軍故也是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通遠軍當考　駙馬都尉王師約言乞依正任例於外州軍抽差兵士宣借弗聽蓋上以主第差占親事輦官諸司人數已多故也

甲辰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毛杭降一官仍徙江南路坐擅牒潭州割屬縣鄉里入鄰縣故也

乙巳詔秦州制勘院見劾王韶市易司公事其命官使臣候案成除贓罪外餘並還舊任時朝廷將舉武勝之

役慮隨軍闕官故也後又詔轉運使張詵專在通遠軍計置修堡寨什物錢糧先是髙遵裕以春季當詣闕奏事詔趣之韶言臣近被制獄訊問今自通遠軍抵秦州以便供答乞留遵裕在任并由經畧司別遣官代遵裕行上謂安石曰韶別無事又遵裕已來安撫司殊闕人宜令韶速歸本司如制獄有所問訊即實封文字應報又令催杜純結絶曰恐人情疑懼不敢向前安石曰今韶不過以二三分心力經營邊事却以七八分精神照

管防備人沮害此邊事所以難集非特韶如此凡為韶用者又皆前郤不敢以三四分力向前勾當即事尤難集上曰政為與韶勾當人如此也上又曰呂公弼言董戩與夏國結親事其意又似惡緣邊安撫司若不招納蕃部亦豈能止董戩與夏國結親也安石曰董戩與夏國結親於邊事都無所計但我能親附蕃漢人使樂為用即董戩雖與夏國深相結亦不敢違背朝廷恩信況但結為婚姻豈不顧利害以國狥兒女親家上以為然

五月二十六日 發運司奏杭越湖三州不肯行新法捕鹽課利吏虧乞根勘上從之王安石曰議者皆謂捕鹽即陷刑者衆今淮南捕鹽急遂無陷刑者如杭越湖不依新法捕鹽即犯禁者不絶上曰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難犯如倉法行去年止斷綱稍二百人比以前已減五百人矣且米又盡不雜軍人不須行賕此實良法也安石曰今新法關防猶未盡故雖無夾雜尚有少欠若他日關防不令少欠即此所斷人數尚可更減也安石

又曰倉人尤無賴所以不免時有犯法然隨輙被告至於銓審等處即更無復敢受賕上曰不知開封何如恐未能遽絶耳安石曰聞開封府吏自言向時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錢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員實無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誠恐有暇及此然經久天下吏禄恐須當畫增令優足上曰如此豈不善但患闕錢耳安石曰此極多不過費百萬緡然吏禄足則政事舉政事舉則所收放散之利亦必不少且今人吏衣食固亦出於齊民

但不令以法賦之而已昨雖十餘萬緡然九萬緡出於酒坊稅錢若將來諸路收酒坊剩錢必然可足吏祿有餘也見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又曰吏受賕亦不免出於官錢耳安石曰如綱運於庫務行錢復以酒坊償之是也今公賦祿與之即不為餘人侵牟而又不至枉法害事以取賂矣安石論倉法因捕鹽及之朱史乃附見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癸未於斷綱稍事尤失次今仍見本日

詔廢外殿直班外殿直舊以處諸班老疾者近歲多差外州權管廂軍所存才數人故廢之　權度支副使

沈起言奉詔詳定軍器制度乞下在京及三路經畧司應造作軍器去處及主兵官員候見取索監造官與主兵官員躬親詢問工匠除舊來制度料例已中法度堪任施用外有無工作弊病不堪施用事件廣加詢訪諸般軍器精利經久可立制度及施用之宜編成文字監官與兵官保明繳送本所詳考其逐處監官兵官或𢤱慢及不依應供報之人許本州糾奏若人匠供析不中制度人吏行遣稽滯並從本所牒所屬依理施行所貴

考究精審早得成書從之會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事

丙午太白晝見丁未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其法於諸路先是挺在涇原建勒武堂諸將五日番上教閱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横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為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即退騎兵亦五伍為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點閱究備及赴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彊弱相兼彊

者籍姓名為奇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别為隊出戰涇原路内外凡七將又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將皆馬步兵各十陣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每閲一陣此其大槩也上善其法故頒焉　知邕州蕭注言乞約束溪洞知州如承報有賊馬過地分不即往約攔鬬敵者並以軍法論上謂輔臣曰報事虚實不明兼賊有衆寡若勢力不敵安能約攔豈可即依軍法宜令經畧司相度減等斷遣　提舉陜西常平等事國子博士沈披言乞復京兆

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可溉田三百四十里詔陜西提舉常平司官一員與掖同相度如合興修即計工以聞其後竟無功

是月廢慈州為吉鄉軍隷隰州省文城縣為鎮入吉鄉省鄉寧縣析其地入晉絳二州廢漣水高郵軍為縣以漣水隷楚州高郵隷揚州劔門關劔門縣復隷劔州廢忻州定襄縣入秀容潞州黎城縣入潞城省相州鄴縣

趙州贊皇栢鄉二縣汾州孝義縣歸州興山縣爲鎮相州

鄴縣省爲鎮入臨漳九域志在熙寧六年與此不同六年七月庚午所云二十八縣當考